

新锐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

任晓雯 著

她们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新锐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

她们

任晓雯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CHUBANSHE
JINJIANG ROAD, NANJING, P. R. 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她们 / 任晓雯著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8.6

(新锐女作家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2876-0

I. 家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6235 号

书 名 她们

著 者 任晓雯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责任校对 二 木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390 千

印 张 19.25
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,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876-0
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上 篇

第一章	乐 慧	(2)
第二章	钱爱娣	(52)
第三章	张秀红	(74)
第四章	秀 姨	(99)

下 篇

第五章	张美凤	(134)
第六章	小苹果	(201)
第七章	钱一男	(235)
第八章	董小洁	(267)

慧 眼 穿 穿

上 篇

第一章 乐 慧

1

那年，乐慧十二岁。学校门口的花坛，一串红和夹竹桃都开了。空气里有树叶热烘烘的味道。乐慧摘了一串红，吮着花心，丝丝的甜。夹竹桃的花心是什么味道？这样想着，她的鼻腔腻出一股血腥。

乐慧从菜场拐回家。菠菜浸水，鲫鱼开膛，番茄放上砧板，土豆排成一列。灶披间四户合用，仅容五六人。下午三时，阳光正浓，三堵窄墙跟烤红薯似的，暖洋洋、黄灿灿。乐慧做完饭，进屋写作业。老师说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放学后不要外出。

阳光被窗栅栏分成一条条，缓慢挪动。挪着挪着，这些细长的脚淡了。乐慧打开日光灯，吃了一碗饭。搯的时候，尽量不破坏菜的形状。

吃完，把大木盆摆到屋子中央，到灶披间烧热水。一只灰蛾停在墙壁的油漆迹上。乐慧伸手扑拍，蛾子颤着翅膀，飞到她身后去。乐慧耸了耸肩，头颈里一片痒，背也跟着痒，接着是胳肢窝，躲了一星期的痒全都钻出来。

乐慧慌慌忙忙擦肥皂时，听到钥匙开门声。

“爸，菜在桌上。”

乐鹏程嗯了一声，走到桌旁。

乐慧将丝瓜巾掩在胸前：“很累吧？”

“是呀，不知道公交师傅要罢工多久。”乐鹏程将包放在椅子上。从下往上看时，他的脸廓畸变成梯形。

屋里忽然静极了。

“阿慧，”乐鹏程的声音抖了一下，“我帮你搓背。”

“不用了，爸。”

乐鹏程蹲下，将黏在乐慧颊上的湿发绕到耳后去，顺势轻揉住她的耳垂。他的动作很慢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眉骨和嘴角都在轻颤，像一只支立在浴盆边的大狼狗。

“阿慧！”

乐慧爆出急促的尖叫。乐鹏程浑身一冷，恍惚地站起来，回桌前坐下。乐

慧湿漉漉地披好衣服，爬上床，裹紧被子。片刻之后，乐鹏程挨过来，讪讪道：“作业多吗？”

乐慧摇头。

“做完了？”

摇头。

“不想做？”

乐慧不动，也不吱声。

“那就不做……我也不饿，吃不下饭。”

他打开电视，关掉电灯，靠在墙上，看了一会儿，拉乐慧起来。乐慧由他拉着，也靠到墙上。乐鹏程隔着被子，搂住乐慧。湿衣服让乐慧的皮肤发烫。

电视机是一个同事帮忙组装的，买了劣质显像管，图像略略向左倾斜。此刻在播放新闻，一个倾斜的人，在向一辆倾斜的坦克投掷石块。屋里暗极了，乐慧感觉脑袋里有根钻子。黑夜全压在她身上了。

“阿慧，怎么在发抖，冷吗？”乐鹏程转动的前额，在电视的亮斑中反着光。乐慧似乎觉得，只要奋力一击，就能将它粉碎。

2

乐慧卡着分数线，挤进区重点初中。她不再是三好学生，还交了男朋友。那个卖刀的混混叫六子，不知真实姓名，或许乐慧问过，但忘了。说是卖刀，实则抢钱，挨户敲门，拿刀往门缝里递：刀要吗？刀买吗？哪个敢不要，哪个敢不买。有的甚至扔下钱，连刀都不拿。乐慧就敢不买，头一昂，冲六子大叫：“老一娘一不一买！”这样，他们认识了。

乐鹏程认为，女儿是被她流里流气的同桌带坏的。那个董小武，爸妈离婚了，跟着奶奶过。人聪明，就是不学好，抽烟、赌博、结交社会朋友。乐鹏程找班主任，要求换座位。过了几个月，董小武自己辍学了。

此后不久，乐慧撞见六子和别的女人睡。她抄起六子卖刀的挎包撒出去，负心郎的后背和手臂挨了几家伙，头皮削掉一块。此后他改了行，摆个补胎打气的小摊子，砸好碎玻璃，往拐角一铺，守候过往的冤大头。

乐慧大哭一场。哭完觉得没什么了。给六子写信：“六子，你是个屁，一放就放掉了。老娘不和你玩了，老娘好好学习了。”

乐慧的成绩提升很快，但不稳定。中考时，班主任和乐鹏程都建议填本校高中。乐慧道：“干吗不搏一下呢，大不了进技校。”她居然发挥超常，进了本区的市重点——爱民中学。这是1993年。

3

爱民的女生搞小团体，东一堆西一撮，互相看不惯，互相说坏话。不属于小团体的，就更被攻击。乐慧的同桌杨丽，普通中学考来的，也独来独往，乐慧听过女生们议论，说杨丽双目间距过短。乐慧仔细观察，发现确有那么一点。杨丽喜欢聊八卦，没八卦时，就对乐慧爱理不理。

谈恋爱的同学很多。乐慧犯过一次桃花：体育委员严朝晖，当着全班同学面，送了她一枝玫瑰。花枯得很快。乐慧将它晒干，夹在书里。蹊跷的是，严朝晖没有进一步表示，甚至似乎躲着她。乐慧心神不定了几天，写了张小纸条，悄悄塞在严朝晖的铅笔盒里。翌日一早，那纸条被钉在黑板报边上。乐慧只留意严朝晖，没有留意同学们的窃窃私笑。她是下午才发现的。她看到那张瘦弱而诚恳的纸条，在教室后门的风里，沿着折痕截截颤动，仿佛要飞离钉住它的大头钉。

一个月后，严朝晖和文艺委员孙雯雯好了。孙雯雯喜欢扎双股的麻花辫，额前别个粉红发夹，有点像冯程程。常有高年级的男同学，聚在高一(2)班窗口，哄喊她的名字。严朝晖比孙雯雯高大半个头，当他微笑着俯向她时，乐慧不得不承认，他俩有点般配。

4

高一下学期。

体育课上，两班男生比篮球，女生观战。严朝晖一抢到球，孙雯雯就欢呼连连。乐慧冷眼瞅了会儿，灌几口白开水，独自回走。

教室门锁着，近走廊的拉窗没关。乐慧攀上窗台，蹬住外墙，脚底突然打滑，卡在了半当中。屋里坐着个男生，回过头来，犹豫道：“要帮忙吗？”乐慧热着脸，不吱声。他过来拽住她的手腕。乐慧扭挤进窗口。当她喘着气整理衣服时，男生默默回到座位上。

下课铃很快响了，班长开门，发现一男一女独处，嘘了一声。他的背后涌进一股喧哗。邻班赢了，严朝晖一边换球鞋，一边痛斥对方耍赖。乐慧回望帮她爬窗的男生，他正一手支着面庞，一手随意翻动桌角的课本，眼皮耷拉着。

上课铃催赶起来。教室里满是酸热的汗臭，一些脑袋伏在课桌上。乐慧问杨丽：“那个新转来的男生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沈立军呀，你连他都不认识。”

沈立军皮肤白皙，脸颊上透着浅淡的血管纹路。乐慧发现，很多人都在注意他。几次有小车到校门口接送，乐慧留意同学的议论，原来那是宝马，值一百多万。沈立军还有高级 Walkman 和一种叫 Zippo 的打火机。他看似平淡的衣着，都是最新款的耐克和阿迪达斯。有人拿出时尚杂志，里面的黑人模特穿得和沈立军一样。乐慧偷瞧了一眼。纤长的沈立军，配着名牌运动服，别有一种文雅。

沈立军带来几本昂贵的篮球杂志，放在讲台里供全班取阅。几次体育课后，买来冷饮招待同学。他很快有了几个小跟班，不少女孩写情书、塞纸条。他似乎与前排的钱敏然投缘。钱敏然是孙雯雯的死党。

乐慧经常假装随意地出现在沈立军附近。他去食堂，她也去食堂，他到小卖部，她也到小卖部。沈立军小便，乐慧就在男厕所附近溜达。好几次迎面相遇，乐慧反而不敢直视，瞪着天花板过去。

5

傅波是高一(2)班最调皮的学生。因为调皮,换过几次座位,最后换到乐慧后排。他揪乐慧头发,把脏水灌进乐慧的饭盒,还把死老鼠扔在她课桌里。乐慧和他对骂,傅波骂不过乐慧,就嚷:“老三,老三,臭老三。”周围大笑。乐慧不知道“老三”什么意思,问杨丽,也不说。

一次打起来。傅波将乐慧的脑袋按到课桌下,连道:“快讨饶,快讨饶!”乐慧眼泪鼻涕全出来了,仍咬着牙不出声。事后,杨丽道:“打不过人家,还倔,以后要吃苦头的。”

乐慧觉得,这话表示了某种友好。一次,杨丽的例假染到裤子,乐慧脱下外套,给她遮在腰上。傅波在后面怪叫:“杨丽你要她衣服啊,不嫌脏。”杨丽缓缓解下衣服,扔回乐慧膝盖上。

第二天下午,学校有个广播操队列彩排。高一(2)班统一穿白衬衫,黑长裤,等在花坛边。时值早春,乐慧浑身打颤。她看见沈立军被几个小跟班围着,严朝晖挤在孙雯雯的女生小团体里。其余皆三三两两。也有落单的,那是杨丽,缩颈抱胸,杵在花坛的另一端。乐慧和杨丽,隔着四五堆人,彼此凝望。杨丽的白衬衫发黄了,还偏小,袖口露着一截粉色的棉毛衫。过了会儿,那截粉色慢吞吞移过来。

乐慧道:“你好。”

杨丽道:“你好。”

“冷吗?”

“冷。你呢?”

“我也冷。”

杨丽跺跺脚,乐慧也跺跺脚。

静了几秒,杨丽问:“知道为什么叫你‘老三’吗?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真要听?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我真说了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班里有‘四大丑女’,”杨丽靠近一步,“第一名范琪冰,第二名韩菲,第四名胡芹芹。”

乐慧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你不难看,就是不会打扮。孙雯雯那帮人,整天买名牌。我觉得吧,钱敏然还没你好看,但‘三分长相七分妆’。”

杨丽越说越响亮:“你的脾气也怪。其他‘三大丑女’低调,人家不怎么说你呢,老干傻里傻气的事,唯恐别人不注意呀。上次严朝晖和人打赌,给你送花,你居然以为他真对你有意思,还给他写纸条……他们那么做,是挺伤人。但你也存在问题。孙雯雯和严朝晖就是配。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……喂,你别摇来

摇去的，摇得我也难受。是不是生气啦，是不是啊。我说这话，也为你好。喂，你别这样，别摇了……”

这时，体育老师冲过来喊：“轮到你班了，快排好队列。”乐慧和杨丽被忙着站队的同学冲散了。这天的彩排，乐慧出了几次错，被宋老师在班上批评：“成绩好坏有智商因素，可做操排队，也那么难吗？关键是态度，态度！”

乐慧埋头在胳膊里。

“怎么，睡着了？我的话听进去没有？”

旁边杨丽推了推她，大声对宋老师道：“她不舒服。”

“不舒服就回去休息。”

乐慧趴了整整一节课。那段时间，如果有谁掰起她的头，就会看到流满双颊的泪水。

6

乐慧明显话少了。杨丽开始主动搭讪。在她说出“老三”的真相后，乐慧暗暗视她为朋友。杨丽说，别看那些人，故作学习轻松状，其实和她们一样，每天都熬夜，还参加周末补课。他们读《每周广播电视报》，然后假装看了很多电视。经杨丽指点，乐慧发现，确实不少同学精神欠佳。有个老爱在课间趴睡的数学尖子，乐慧曾听他炫耀：“我每天九点就上床睡觉了。”乐慧告诉杨丽，杨丽说：“你怎么这样傻，人家说啥信啥。”乐慧觉得，杨丽的直率，是她表现亲近的方式。

有段时间，杨丽一个劲地八卦沈立军。乐慧“嗯嗯哈哈”不接茬。杨丽说：“人家父母路道粗，怎么混都好，模样也好，脑子也好，条件好得不得了……不像我们，什么都靠自己，除非……找个老公靠靠。”前排女生突然回头，笑了一下。杨丽说：“笑什么笑。”女生说：“你们想找老公。”杨丽说：“你才想找老公。”乐慧皱着眉头。杨丽低下脑袋，压住声音，继续道：“你说，沈立军不会真和钱敏然怎么了，太不般配了……钱敏然算得了什么，长得还没你好呢。”

很快入梅了。接连下雨，有蚯蚓被冲上水泥地。体育课自由活动时，乐慧踩蚯蚓玩，一碾一摊褐浆。她发现沈立军在不远处，就假装在地上看看找找，慢慢接近。这时，她见他弯下腰，捡起一条蚯蚓，扔回花坛。

这个动作，在瞬间击中乐慧。她想跑上去，抱住这个男孩痛哭。但终于木木然站住，又木木然走开。杨丽在单杠边招手。乐慧过去。杨丽道：“怎么啦，你脸色不对。”

这天晚上，乐慧给沈立军写信，写到十七页时，脑子里还有许多话，身体却快虚脱了。于是歇了笔，从头读一遍。她对写的话惊讶，又感觉难为情。她开始撕信。整叠撕不动，就一页一页。作文课上偷的文稿纸，很厚，居然将手指割破了。

撕完，乐慧摊开一张新纸。沈立军会不会也将她公之于众？乐慧点了根烟。

沈立军，他对蚯蚓发善心。而她乐慧，是个活生生的人。

7

一天放学，乐慧隔着四五个人，随沈立军穿过操场。宝马车没来接。沈立军贴着花坛走，边走边用包带的搭扣叩碰铁栏。

乐慧跟了很久，上前“嘿”了一声。

沈立军回过头。

乐慧道：“我往这里走。”

沈立军说“哦”，继续低头向前。

乐慧也低头向前。她感觉沈立军无意同行，于是脚步渐慢。可沈立军也跟着慢下来。乐慧又紧走几步，与他并肩。她发现，沈立军没她想象中高。

“对了，你有没有……”乐慧说。

“信收到了。”

沈立军站住。乐慧也站住，脑子里一嗡一嗡的。她发现自己突然扑过去。沈立军一躲，乐慧亲在了他的嘴角外。俩人面对面呆着。沈立军忽地笑了，捧起她的脸，吻了吻她的嘴。

8

沈立军让乐慧别出去。乐慧不说。杨丽不会信的，她自己都要不相信。

那天以后，宝马不接送时，沈立军就和乐慧一起。他们各自离校，在偏僻的路口汇合。沈立军每次都吻她。他的嘴唇像两枚又薄又软的沙发垫，让人想依靠进去。他们偶尔牵手，可时间很短。乐慧更喜欢牵手，这让他们看起来像在谈恋爱。

乐慧问沈立军：“你喜欢我什么？”

沈立军笑笑。

乐慧想，或许他不喜欢她——他肯定不喜欢她，她不值得他喜欢。

但那没关系。

沈立军喜欢喝矿泉水，一口气喝掉大半。瓶子留了一浅底的水，就被往垃圾筒里扔。继续往前走时，乐慧会满怀同情地想一下空塑料瓶，它离开了沈立军凉滑的手。

一天，看完电影《西雅图不眠夜》，到了路口，乐慧拉着沈立军，不肯让他走。

沈立军道：“你这样子，倒像是生离死别。”

乐慧道：“真的有点像呢。”

沈立军笑笑。

乐慧道：“你笑什么？我更喜欢你多说些话。”

“我好像没什么话说。你有什么话吗？”

“我……也没什么话了。”

沈立军看着她。

乐慧道：“那好吧，你走吧。”

于是沈立军转过身，走了。他背影单薄，走的时候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乐慧

凝视着，忽地产生一个念头。她想，日后要把这念头告诉沈立军。

除了功课，他们谈得最多的，是流行歌曲。乐慧没有收音机，只听过弄堂人家放邓丽君。她偷乐鹏程的钱，买了一架，既能收电台，又能放卡带。被乐鹏程发现后大骂了一通。

乐慧问杨丽借《每周广播电视报》，勾出电台排行榜的时间，再用买收录机附赠的空白磁带，精选曲目，录成一盘。A面和B面，各剩半分钟和一分钟的空白，于是录了两段话，一齐送给沈立军。

沈立军道：“我不缺音乐带，家里还有很多演唱会录像呢。薛阿姨经常帮我拷贝节目的。”

乐慧道：“收下吧，哪怕放着不听，也是我的心意。”

沈立军道：“我东西太多，没地方放。时间长了也是扔掉。你还是回去自己听吧……怎么了，你不高兴？”

乐慧摇着头道：“没有啊。”

9

一个多月后，学校组织郊游，正值春暖花开，风儿软绵绵的。乐慧漫不经心地和杨丽说着话，一路留意前方队伍里的沈立军。杨丽冷笑道：“这么鬼鬼祟祟，真让人看不下去。学校只管成绩，又不管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。”

挨到分散活动，沈立军飞速望了乐慧一眼，往一条静路绕过去。乐慧和杨丽分手，隔着三五十米，跟着。人越走越少，沈立军拐到一个死路口，站住。乐慧瞅着四下无人，欢天喜地奔过去。沈立军把她拽进旁边的小树丛，急巴巴道：“我们那个吧。”

乐慧心儿嘭嘭跳：“我们哪个？”

沈立军笨手笨脚地解她裤子，还拼命揉捏她的乳头。乐慧疼得哇哇叫。没来得及反应，沈立军突然停住：“咦，你不是处女？”

“我……是的。”

沈立军支起她的下巴，捕捉她的视线。

乐慧涨红了脸：“你不懂。”

“谁不懂，女人第一次会流血的！”沈立军蹲下，扒开乐慧的大腿。

“疼，你弄疼我了！”

“疼怎么没血？”

乐慧大呼小叫，清水鼻涕也出来了。沈立军站起身，掐着乐慧的脖子，顶到一棵树上：“说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……没……什么事。”树皮疙瘩扎得背脊生疼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……不知道……”

“还想骗我，你这个妓女！”

乐慧耳朵里闷了一下，顿时什么都感觉不到。

半晌回过神。脸颊上有东西爬，痒痒的，一摸，是血。沈立军已不知去向，

小树丛被风一吹，四面八方地颤响叶子。一个男生在五米开外的树下撒尿，撒完抖了两抖。乐慧一惊，双手摸下身，还好，裤子不知何时系上了。男生回过身时，乐慧觉得脸熟，是隔壁班级的。邻班男生假装没看到她，哼着小曲儿快步离开。乐慧慢吞吞地往外走，边走边整理衣服。不断有灌木枝横出来，即使隔着裤腿，也勾了一道道红印子。

10

乐慧只知道，沈立军住在一个叫“锦华新苑”的小区，她跟踪过他。乐慧在“锦华新苑”附近瞎转，奢望一次偶遇。又在公用电话亭给杨丽打电话，问有没有沈立军的拷机号。“钱敏然应该有吧。怎么，你没有吗？不会吧，他们都传你和沈大款有一腿。你们怎么了，是不是有一腿？”乐慧胡乱挂断电话。她感觉有虚汗，从趾间凉凉渗出来。嘴里也发苦。

乐慧混进“锦华新苑”。门口的保安注意到她，瞄了一眼她的校徽，什么都没说。小区里约有十来座楼，分散在绿地、树木和各式小轿车之间。连垃圾桶都一个个整洁、安静。正中一方花园，有山，有水，有中式六角亭和欧式雕花围栏，还有小型儿童乐园。一个穿公主裙的女孩在尖叫，她的裙子被滑梯擦得翻起来，伙伴们在梯子尽头接应。

乐慧绕过干洗店和水果店，进入一家小超市。一个白衣白帽的年轻人，站在大玻璃后，雕石像似的雕着一只蛋糕。乐慧闻到制作糕点的热香。在她居住的七马路上，烟杂店永远散发着酱油的腌臢味。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周一上午，乐慧花了大力气，挣扎着爬起床。到校时，已是第二节课。沈立军居然也没来。地理老师冷冷道：“有些老油条，我都懒得批评了。”

中午，沈立军的位子仍空着。杨丽趴到乐慧旁边，拉开她的一只手，惊呼：“脸这么肿！早上我都没注意。”

“蜇的。”

“什么东西蜇的？不像啊，倒像打出来的。发生什么了？春游那天归队，找不到你和沈立军，宋老师差点报警了。”

乐慧甩开她的手。

杨丽推推她：“你们到底怎样了？你是不是失恋了？”

乐慧突然坐直，冲杨丽大声嚷道：“他妈的别问了，行不行啊！”周围惊望过来。乐慧的眼睛、鼻头，甚至耳廓，都是红的。但她脸上没有眼泪。

放学后有大扫除。孙雯雯负责扫第一、二排。她将垃圾往乐慧负责的三、四排扫。乐慧趁孙雯雯转身，把垃圾扫回去。孙雯雯又扫回来。乐慧道：“娇小姐，不会用簸箕呀。”

“找不到。”

“就在讲台边。”

“你帮我簸了也一样。”

“我凭啥给你簸。”

“凶什么凶，被人甩了，也不用到处出气吧。”

乐慧噎了噎，道：“操，关你屁事。”

孙雯雯撅起嘴：“你怎么说脏话呀。”

乐慧扫帚一扔：“老娘就说脏话，怎么了。小骚货，装纯情。”

孙雯雯“啊”地倒吸一口气，额角浮起一弯弯血管：“你才小……狐狸精呢，主动亲人家，勾引人家，最后被甩啦，活该。”

乐慧捏起拳头冲过去。孙雯雯尖叫。刚打了一下，就被赶来的严朝晖推倒。乐慧的后脑勺撞在桌角，即刻瘫到地上。孙雯雯在哭。

空白了三四秒，才渐渐感觉疼。没人过来扶她。

11

一个星期里，班主任宋老师找乐慧谈了两次话。他把乐慧的考卷甩在她面前，喋喋不休着。乐慧瞧他的嘴，那嘴不停变换形状，挺有意思。瞧了会儿，又没意思了。乐慧低下头，抠弄办公桌沿上的一个小凹塘。

宋老师一拍桌子：“看着我。”

乐慧依旧低着头。

宋老师道：“我让你看着我。”

乐慧仍然不语。

宋老师怒道：“给我边上站着，好好反省一下。”

乐慧在墙角站定。她听到一遍铃，又听到一遍铃。上课了。没课的老师开组织会议。宋老师瞥了一眼乐慧，对教数学的王老师道：“你们先去，我就来。”

他没有离开的意思，慢悠悠翻着报纸，还将小指头送进耳孔倒腾，弹掉指缝里的耳垢后，舒心地哼了一声。乐慧心头的火苗，蓦地窜成一个疯狂念头。

她悄悄挪向办公桌，抓起一只玻璃杯。茶水仍有些烫手。乐慧疾冲过去。宋老师大喊：“干吗！”双臂一格，杯子滚到一边。乐慧往外逃，被宋老师抓住肩膀，从门边拖回，当头一巴掌。乐慧身子动不了，脑袋东躲西藏。宋老师索性掀起她的头发，在她脸上连扇六七下。乐慧被扇的部位先是发冷，然后转热，最后“嗡”的一声，双颊滚滚地剧痛起来。

乐鹏程找校长求情，校长说：“宋老师的手掌，烫伤好大一块。”乐鹏程继续求情。校长拿出乐慧本学期的成绩单：“宋老师给我看时，我也很吃惊。我们爱民的学生，是尖子里的尖子，高考升学率，从来都是数一数二的。”乐鹏程拿过成绩单，翻了一页，阖上了，不再吱声。

乐慧是被劝退的。乐鹏程办完手续，拖着沉甸甸的腿回家，晚饭不吃，脚也不洗，唉声叹气上了床。乐慧则蜷在灶披间，拖着接线板，将收录音搁在膝上。进来洗烧的大妈大婶被吓得慌，一个问：“慧慧，新买的机器呀？”乐慧不答，也不动。于是没人再理她。

乐慧在听音乐。音量开到最小，什么都听不见，但她能一首首地背出那些歌。在A面剩余的半分钟里，她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：“沈立军，刚才看了《西雅图不眠夜》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，我愿不愿意替你去死呢。”然后是B面的一分钟：“我很认真地想了，我的答案是：愿意。天哪，我快被自己感动死了。不过，你大

概觉得我幼稚吧。我也觉得挺傻，可这是我的……好了，没什么了，带子快结束……”

12

1998年，毛头和乐慧第一次见面，是在饭局上。毛头是董小武的老大，乐慧是董小武的初中同桌，辍学后又在路上碰见，就玩在一起。此时，董小武已叫“阿乌”。

乐慧凹眼睛，凸颧骨，一头短发拉过烫过，染成黄色，像只洗坏的绒毛玩具。

毛头瞄了一眼，没多注意。阿乌他们常带女孩子玩。乐慧中不溜秋，不丑也不美。

喝过几杯，阿乌拿出烟纸卷大麻。乐慧在旁问：“真香，什么烟？”

“大麻。”

“哇。”

“尝过吗？”

“没呀。”

“喏，试试。”

阿乌递过烟卷，乐慧点燃了，狠吸一口。

“什么感觉？”

“没太大感觉，”乐慧眨巴眼睛，努力回味，“似乎有一点点晕。”

阿乌接过烟卷，也吸一口，问：“知道一口多少钱吗？”

乐慧答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闻闻，香吧。上好的纯大麻叶。这么一大口下去，五百块钱就吸掉了。”

乐慧咧了咧嘴。

“没钱的吸不起，只能混着烟丝，或者弄些稀稀拉拉的根啊茎的，”阿乌似笑非笑道，“那五百块钱，你怎么还我？”

“我……没钱。”

“可以让你拖一拖。两星期，怎么样？”

乐慧犹豫道：“能一个月吗？”

众人大笑。乐慧一脸惶惑。

阿乌正色道：“这样吧，你陪我一晚，算还了二百五十块，两晚就清了。”

乐慧意识到，阿乌或许在作弄她，但不能确定，于是愣在那里。

毛头道：“好了，阿乌，别逗人家小姑娘了。”

阿乌问乐慧还吸吗，乐慧急忙摆手。于是他们给乐慧灌酒。席间只有一个女人，小兄弟们帮着一起灌。乐慧爽快，人家让喝她就喝，咕嘟嘟满杯下肚，笑得更憨，十根指头都醉红了，坐在椅子上摇晃，由着男人们东摸西抱吃她豆腐。

“亲爱的小慧慧，”阿乌搂住她道，“你挺有意思的。”

“真、真的吗？”

“头晕了是不是？”

乐慧点点头，噗了一口气。

“你现在看到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乐慧瞥起一只眼睛，瞧他一下，又闭上。

“吸过大麻再喝酒，会出现幻觉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男的看见光屁股女人，女的看见光屁股男人。”

乐慧蓦地圆睁双目：“哪里，哪里光屁股男人？”

大家前仰后合。

“看见吗？”阿乌煞有介事地指着天花板，一手在她背上抚摸。

乐慧摇头。

“仔细看，那儿。”

乐慧拍掌大笑：“是啊，看见了。”脑袋直直倒向桌面，不动了。

阿乌推她，她往桌底下滑，赶紧拉住。

毛头道：“玩笑有点过了。”

阿乌把乐慧扶靠在椅背上，一个小兄弟用湿纸巾敷她额头。男人们喝酒吃菜，谈了点正事，忽听乐慧大叫：“我知道，你们都欺负我，瞧不起我。”

“没啊，没有的事！哪儿有！”

“我知道的……”喉咙里呜噜两记，又没声了。

饭毕，乐慧还在椅子上醉着。阿乌和一个叫“二锅头”的，都想带乐慧回去，正协商着，毛头突然插嘴：“我送她回去。”

阿乌立刻满脸堆笑：“毛老大要的女人，我们不好抢的。”

13

第一次正式约会。

毛头问乐慧爱吃什么，乐慧琢磨道：“自助餐好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”

毛头带她去全市最豪华的自助餐厅。在皮沙发上坐定，小姐给了号牌，请稍等五分钟。乐慧盯着大厅正中的水晶球发呆。缓慢转动的球体，被金灿灿的底座托举着，被十多盏豪华吊灯照耀着，像只拒人千里的冷太阳，顶部一眼喷口，滋出股股清水，沿球壁流下，十来条圆滚滚的兰寿鱼，在橄榄形水池中欢游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毛头把乐慧环到胸前。

“我想回家，我穿得太土了。”

“不土，吃完咱买好看衣服。”

五分钟后，乐慧举着锃亮的大勺左顾右盼。毛头在桌旁等了半小时，才见她托着满满的盘子跑来。

“慧慧，这个是用来装饰的。”毛头挑掉她盘里的胡萝卜饰花。

她脸红了，环顾四周，将胡萝卜花掖到盘底下。

乐慧每尝一样，都禁不住赞叹。那么多美妙的味觉，同时奔向舌头，她连酸甜苦辣都辨不清了。毛头不停道：“吃慢点，吃慢点。”乐慧慢下来，身体后仰，脖颈拉长，试图让食道更加畅通。

毛头道：“咱不吃了，去买漂亮衣服。”

“再拿两块蛋……”乐慧爆出一串油腻的嗝，说不下去了，乖乖由毛头拉走。

在两条街外的精品商厦，乐慧看中一条桑蚕丝吊带裙。毛头招呼营业员，胖女人正对着镜子补唇膏，假装没听见，毛头大呵一声，她才也斜着眼，不紧不慢地旋好口红盖，从聚酯模特儿头上兜出裙子，甩到柜台上，大声报价道：“一千七百二十六，不打折。”

模特儿身上的紧身裙，成了乐慧身上的大睡袍，胸前空阔，下摆宽敞，仿佛塞进二三十斤脂肪，才能把裙子撑起来。

“不太好看嘛。”乐慧在试衣镜前转圈。锁骨尖尖的，深蓝质料将面孔衬得又灰又暗。

“好看，就这么穿回去，”毛头从后面抱住她，“就是脸色差了点，回头咱好好补一下。”

换下的绿条纹 T 恤和窄腿牛仔裤，毛头往柜台边一扔，乐慧让胖女人剪掉吊带上的标牌。离开时，忽听胖女人对另一营业员道：“两个乡下人，看不出蛮有钱的。”

毛头说上楼买高跟鞋，乐慧倔在自动电梯旁。毛头拉她，她胳膊往扶手上一扣，“不，不”地叫嚷。

出了商厦，乐慧瞅着自己脏兮兮的跑鞋道：“我不配穿这么贵的衣服。”

“谁说的！”

乐慧嘟着嘴，歪着头。毛头抬她下巴，她拼命摇晃。

“哟，哭啦！”抱紧她。

两人站在路中央，没完没了地接吻，眼泪混进口水里，咸咸的。

“你喜欢我什么呀。”

“喜欢你的很多东西。”

乐慧想了想，道：“骗人。我不配别人喜欢。”

“快别这么说。”

“真的，我没一处好的。”

“慧慧，别作践自己。只要是个人，总有好的，不好的。”

“我不是人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乐慧自己忍不住笑了：“我是说，我没什么好的。”

“当然有啊。比如吧，你眼睛漂亮，身材也好。还比如，你很单纯。”

“单纯就是傻呗。”

“非得说傻，那我就喜欢你的傻。只要有人喜欢，不好的也变成好的了。”

“骗人，我……”

毛头用舌尖封住她的嘴。

“哎呀，受不了了！”乐慧猛推毛头，大口呼吸。

两人狂笑，直不起腰。

“慧慧，我把你在手心里揉啊揉，揉成小小的，放进口袋，走到哪儿，带到哪儿。”